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讲

(小说分册)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讲

·小说分册·

杭 州 大 学
杭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讲》为杭州大学中文系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协作编写的内部教学用书。

二、本书分为二十三讲。每讲扼要介绍某一作家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并附代表作品若干篇。因篇幅关系，长篇小说与剧本不附。

三、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丁茂远、王开阳、吕正之、李达三、李标晶、吴秀明、何寅泰、张黛芬、钱英才九位同志。最后由何寅泰、李达三、王开阳、李标晶、丁茂远同志统一体例、修改订正。

四、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余杭县塘栖印刷厂在百忙中承担了印刷任务，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五、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定然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 一、王愿坚的短篇小说……………(1)
附《党费》、《普通劳动者》
- 二、李准的短篇小说……………(32)
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
- 三、马烽的短篇小说……………(88)
附《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
- 四、王汶石的短篇小说……………(130)
附《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
- 五、茹志鹃的短篇小说……………(166)
附《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
- 六、刘心武的短篇小说……………(206)
附《班主任》
- 七、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241)
- 八、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249)
- 九、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258)

一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王愿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很多，却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其中几篇代表作品——《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王愿坚的创作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了开步、提高和恢复三个阶段。^①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起点。王愿坚又是怎样开步的呢？他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队伍。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这段战斗经历直接影响以后的创作。解放初期产生强烈的创作愿望，就是苦于找不到“喷火口”，许多想写的东西写不出来。一九五三年秋，根据《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安排，访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了解到不少革命前辈们英雄斗争的业绩。许多含血带泪的故事深深激动着他，这时再结合自己战争年代的生活体验，终于找到写作的“喷火口”。一九五四年写成第一篇小说《党费》。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黄新这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她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组织群众腌了一缸咸菜，用以支援山上的游击队。最后为了掩护战友、保存咸菜而毅然引开敌人英勇牺牲。作者通过用咸菜代替银元交纳党费的情节，表现在

^①见王愿坚一九七八年在北京高校当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人民群众同党的密切关系，展示女主人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了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这篇小说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力量，不久即被改编成为电影《党的女儿》。王愿坚继《党费》之后，陆续写成《粮食的故事》、《三张路条》等一组反映苏区人民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王愿坚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不少报刊也发表了评论介绍的文章。他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深深感到自己创作的路子是对的，但在思想与艺术上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才能原来记录故事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呢？他开始发现既已确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描写对象，自己又无亲身经历，需要弥补这一生活上的不足之处。这时刚好有个机会，组织上调他参加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他亲自访问了红军时期老干部几百人，实地考察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并从“史”里看到了“诗”，进而决心表现我党我军光辉的战斗历程。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一个总的主题：表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不仅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铺平了幸福生活的道路，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愿坚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提出了两个追求的目标：短一点、深一点。《党费》、《粮食的故事》、《三张路条》等篇故事是感人的，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就是篇幅较长不够精炼。尤其是《粮食的故事》，侯金镜同志认为可以删掉两千多字。王愿坚经过反复考虑，真正认识到：许多故事其中最为动人、最有光彩、最能体现精神美的往往集中在一点上。他就抓住这一点，写了《七根火柴》。正如茅盾所说：“《七

根火柴》约两千字，可是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划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意地要把所保存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这七根火柴关系着部队的饱和暖。全篇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的发展也很紧凑。”王愿坚在追求篇幅短小的同时，还追求内容的深刻。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取材要严，开掘要深。”这就要求作家真正把生活吃透。善于发现生活内在蕴含的美和诗意，必须对于生活作深入的开掘，深刻的思索。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给了王愿坚一个思索点：如何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他从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中找到了创作的“喷火口”，写成了著名的短篇《普通劳动者》。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作品主人公林将军当年指挥过攻取十三陵的战斗，今天又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他真正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与战士们一起劳动。这样就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当年革命与今天建设结合起来。热情歌颂革命前辈们当年南征北战浴血战斗、今天老当益壮继续革命的崇高精神，同时表现革命后代正在继承光荣革命传统，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者曾经说过：“这篇小说是我自己创作道路上的标志，说明我开始比较自觉地注意到开掘和提炼生活以及典型化的问题。”

正当王愿坚在陆续写成《在征途上》、《理财》等优秀作品，继续攀登短篇小说创作高峰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同许多作家一样遭到了残酷的打击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继续写作短篇小说。一九七七年写了一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短篇。作者怀着异常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划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周

副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同志的光辉形象。这些短篇在人物描绘上还只是剪影式的，但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已在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可以预期，作者在经过短期恢复之后，小说创作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提高阶段。

我们认为，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短篇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上都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题材为构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选择什么题材，既与作家生活经历有关，又与作家美学理想相联。王愿坚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方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从第一个短篇《党费》到最近一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说，始终都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为创作题材。只有很少几篇是例外。《普通劳动者》、《休息》虽非直接表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仍写当年的老红军今天继续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积极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之，深刻反映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铺平幸福道路的战斗功勋，努力发掘革命前辈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精神财富，正是作者多年来坚持表现的重大主题。人们也许会问：王愿坚并没有直接参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怎能写出反映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这样是否违背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的原则？我们认为，王愿坚虽未亲身经历却很熟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他亲自访问过数以百计的老红军战士，实地考察过老革命根据地，直接听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加上本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

斗生活体验是完全可以触类旁通的。正是由于雄厚的生活基础才会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作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整十年。它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个重要阶段。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的斗争，建立中央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广大读者多么希望能够直接看到正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建国以来反映工农红军斗争生活的作品实在太少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较早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与文艺界的极大重视。他在从事一项别人很少接触而又很有意义的工作。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都很富有故事性。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他的整个创作思想有关。他在一九七七年底《人民文学》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过：“我参加革命起就当小宣传员，终生的愿望和职责，就是当一名党的宣传员，尽力宣传哺育了我的党和人民军队。怀着这么一个意愿，多年以来我就干了一件事：一方面向武装部队的前辈们那里听故事、要故事；另一方面向文化大军的前辈们那里学习创作技巧，记故事、写故事。”基于这种创作思想，总是希望通过作品把他所听到的革命故事介绍给读者，同时还希望读者读了之后再讲给别人听。所以他在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作品的故事性。第一篇小说《党费》就是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方式来写的。作者充满深情而又娓娓动听地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女共产党员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他的早期作品几乎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写的。“我”就是小说里的主人公，直接向读者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令人读后感到特别亲切。此后许多用第三人称写的作品同样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普通劳动者》的

故事情节看上去非常普通，它只写了十三陵水库工地一个下午的劳动场面，但经过作者精心艺术构思，却又显得非常引人入胜。小说通过将军老林与战士小李一起劳动展开整个故事。作者巧妙而又自然地让这两人之间产生许多带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误会法”。如果小李早就知道林是将军，则不会产生抬土时的两次争执，更不会出现休息时的两次争论。这样处理正表明作者的艺术匠心。既使整个故事富有戏剧色彩，让这一老一小合伙抬土，产生种种“矛盾”，饶有生活风趣；又能深化作品主题，从革命前辈与后代的结合中，从革命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让读者受到极其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决不能只以故事情节取胜，还必须以人物形象感人。只有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才能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与鼓舞。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的照耀下》一文中深有体会地说：“这些壮美的故事就是这些人以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是他们美丽的性格的历史。这些故事显示了前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显示了人的最崇高的美；使你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爱它，不能不去思索那些蕴蓄在故事里面的光辉灿烂的东西。”他的小说创作正是这样，通过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表现革命前辈们艰苦奋战的业绩和崇高的精神世界，充分显示“他们美丽的性格的历史”。作者塑造人物常常采用横断面的方法，抓住广阔斗争生活的一个片断，重大事件的一个典型细节，不是去写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光辉的一刹那，英雄性格形成的一瞬间。《党费》要表现革命根据地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重大主题，作者只是安排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为

游击队准奋咸菜这样平凡的事件，但当我们读到黄新用咸菜当作党费并为掩护同志而献出生命的时候，能不被女主人公这种崇高的精神世界所感动？在《七根火柴》里，作者抓住了红军战士在生命垂危时将自己仅存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双手捧献给党这样一个突出的细节，就把这位无名英雄的崇高精神境界深刻地揭示出来了。王愿坚的小说总是把人物放在革命现实发展中去描写。他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决不回避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英雄人物的牺牲。正如毛主席所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读者看到这些决不会因此而悲观失望，只会进一步激起人们继承革命先烈遗志投入当前现实斗争。《七根火柴》里的无名英雄牺牲了，但数万红军却在浩浩荡荡地前进。请看小说结尾：“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象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小说调子是悲壮的，又是高昂的。因为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

一九七九年三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王愿坚的一篇文章，题为《要敢于写无产阶级的人性》。作者恳切地指出：文艺从来不是无情的东西，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情感人。“无产阶级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感染和影响人民，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作者今天在新的认识高度上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概括，看来也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王愿坚的小说经常写到革命战争中亲人骨肉之间的生离死别。正是通过这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描绘革命者崇高的思想情操，写出他们对亲属战友的深厚感情，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我

们读了《党费》一定不会忘记黄新在被捕前同小姐儿的亲切吻别和她在关键时刻所说的一句语义双关的话：“孩子，好好听妈妈的话！”这既是对亲生孩子的最后一次嘱咐，又是对藏在阁楼上的联络员的强烈暗示。我们看了《粮食的故事》也一定不会忘记郝吉标在万分危急之中对红七所说的话：“听爹的话，孩子，跑吧，把声响弄大点！”这种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正是无产阶级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体现。难道他们不爱自己的子女么？不是！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或者亲人的生命。郝吉标在孩子牺牲以后，“好象喝醉了酒”“脚象踩着棉花”似地挑着粮食上山，读者可以看出主人公因失去儿子而万分悲痛，同时又因革命需要强行抑制自己的复杂心情。这里无产阶级党性与无产阶级人性已在主人公身上得到高度的统一。王愿坚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再次证明：“要敢于写无产阶级的人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才能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才能进一步得到繁荣。

（丁茂远）

党 费

王 愿 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

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着：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着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我们各地的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

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姐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开展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象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象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

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
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
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
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依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作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
歌子，心里真觉得熨贴。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
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子，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
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
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
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
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
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

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筐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象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象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睡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翘一搨一搨地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

的小姐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一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悠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象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苕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